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明奇俠傳
第十五回 雁公子二鬧太平莊 文翰林三上辭朝本

詩曰： 雲淡風輕近午天，傍花隨柳過前川。
時人不識餘心樂，將謂偷閒學少年。

偶錄七言詩

剪斷閒言，言歸正傳。前回書說的是包成定計，請文翰林至太平在做詩會、看桂花，在酒席筵前逼勒文翰林寫庚帖。文正不知就裡，就到太平莊去了。那文翠瓊聽了這個消息，不覺吃了一驚道：「不好了！爹爹中了計了！」一個紙條兒，叫丫鬟快到書房與雁公子看。丫鬟即送到書房。雁公子看了一遍，道：「曉得了，你去罷。」丫鬟回樓不表。

且言雁公子受了文小姐的密計，忙忙便去改裝已定，帶了東西，出了門跳上馬，加三鞭往城外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文翰林同刑部張賓騎了馬，擺了道，一路上整鞍按轡，徐徐而行，不一時早到太平莊。過了溪河，到了莊門，門公通報，不一時，只見刁公子同了張英、包成整衣出接。

張賓見了刁虎，假意問道：「列位諸友俱到齊了麼？」刁虎道：「諸友尚未到來，想在邇了。」張賓、文正二人一同下馬進門，走甬道，登大廳。見禮已畢，茶過三巡，刁虎向文正道：「前日在府多謝。」文正忙陪笑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前日有慢，多多得罪。」刁虎忙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張賓道：「既是眾客未到，何不我們先看看花兒，徐徐等他們便了？」刁虎道：「是。」遂命家丁拿鑰匙去開了耳門，刁虎遂邀文正等一行人步進耳門。只見一條石徑，翠柏古鬆，小橋流水，彎彎曲曲。走了一會，又見一帶大黃牆，當中一門，朱漆金釘，門上牆內砌了一座石匾，上寫「禁院」二字，門橫金鎖。刁虎令開了門，邀文正入內。文正道：「禁院之中，如何敢入？」刁虎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們時時在內頑耍，如何進去不得？」張賓笑道：「沾刁世兄之光，進去無妨，總是瞞上不瞞下的。」文正只得進去。入門一看，湖山回映，殿閣巍巍，□分幽雅。一行人來到桂花亭中，果然清香幽幽，猶如一片剪碎的黃金，□分可愛。刁虎邀文正等人亭坐下，命家丁捧茶，伺候午飯。文正遂同張賓等在內閒坐，不表。

單言雁羽一馬衝出城來，到了太平莊，過了大河，下了馬到莊門。門官問道：「是那裡來的？」雁公子道：「是文府來的。」門官道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雁公子道：「因家爺在此吃酒看花，家主母命小人送件秋衣，恐晚涼，叫我當面交與家爺，在此伺候。煩通報一聲。」門公道：「我家二爺同張爺、文爺已入行宮內院看花去了，吩咐送的一切人來，俱不許入內。」雁羽道：「老伯伯，我是昨日才來到他家的，若不送到這東西，我回去就要打發我了。可憐老伯伯方便方便，我請你吃酒。」說畢，便向身邊取出二百文來，假意戰兢兢的雙手送與門公。門公一看，大笑道：「你這鄉里老實孩子，也罷，讓我帶你進去，須要小心。」遂領了雁羽，轉彎一直入內院而來，用手指道：「你家老爺在那桂花亭子上吃茶，你去見來。」雁公子挾有衣服，走到面前。卻好包成、刁虎等俱四下頑耍，不在面前，只有張賓同文正二人坐在亭中，對面下棋。雁公子走向前叫聲：「老爺，小的叩首。」

張賓道：「你是那個？」雁羽道：「家爺在此，小的來伺候的。」文正一見雁公子，吃了一驚，便倒過臉來問道：「你來此何事？」雁羽怕露出馬腳，忙道：「奉夫人之命，惟恐晚涼，叫送衣服來的。」便解開在包，取出在眼---暗藏有一條小小字兒---遞與文正道：「老爺穿了罷。」文正接衣穿了，道：「在外邊伺候。」雁羽答應下去。文正復坐下下棋。張賓道：「好位盛管。」文正道：「不敢。小價前日才來的。」張賓道：「口音不像本地人麼？」文正道：「是西人，一位同年薦來的。」文正不下棋，推淨手，到後邊看了字，道：「原來是女兒差來的。」遂看了定中之計。

不覺天晚，文正道：「諸友未來，改日再會罷。」刁虎道：「豈有此理？諸友不來，留一席候著他們，我們先吃便了。」隨吩咐家人在萃文軒擺席。原來這萃文軒是刁后行宮的臥房，內有皇上的御用陳設、古籍等件，是不許外人入內的。上有御筆親書道：「擅入者斬」。文正不知，遂同張賓、刁虎等人內。不一時進殿，擺上席來，兩行奏樂安席。

眾人謙了一會，文正首席，張賓二席，包成三席，張英、刁虎橫頭相陪。四圍有數□個家丁伺候。吃過了幾杯，文正道：「何福克當，多承世兄這番盛意。」刁虎道：「薄酒無謙，休得過拘。」張賓便開口道：「文先生，刁世兄日後孝敬你的日子長哩！」文正道：「大人何出此言？卑職吃罪不起。」包成道：「這老先生，實對你說了罷，我家刁二省慕令愛的賢名，前日蒙盛意，到府面試詩文。我家二爺因平日在家好學弓馬，精通兵書，文字欠些，不想卻被令愛恥笑一番。我家二爺一氣回來，告訴了千歲。千歲大怒，就要借端參壞你的官職，多虧張大人再三解勸，允了千歲道：『改日是必做此親，金幣聘禮即送過來便了。』所以今日刁公子、張大人二人因不能違千歲的命，敬請駕到來，面議此事。但婚姻大事，俱是父母作主，只求先生慨允，那怕令愛不從？況刁府赫赫皇親、堂堂國舅，也不辱沒了你。過了門，有多少照應，豈不兩全其美？這是晚生幾句知己之言，乞應允便了。」文正聽了，便想道：「應了女兒的話了！」便隨機答道：「卑職得世兄為婿，真是喜出望外，但小女性直，恐過門不睦，反為不美。既如此見愛，卑職允親便了。」包成道：「既蒙見允，望即書一庚帖為之。趁張大人在此，一言為定了。」叫左右：「取文房四寶過來。」左右是伺候現成的，忙捧上大紅喜帖、文房四寶道：「請老爺寫。」文正便道：「容卑職回去同寒荊商議，寫了擇日送來便了。」張賓在旁道：「既蒙見允，就請書了，著回府商議，又是不管的局。」包成道：「如是，二公前程俱不穩了。」文正正色言道：「婚姻必須成禮，那有強逼之理？前程不穩，也是小事。」張英在旁大怒，手邊取出寶劍喝道：「這是甚麼所在，還敢支吾？殺了也不償命的！」包成做好做歹勸道：「張公子息怒，文老先生是寫的。」便自墨催寫。

文正正被逼勒，猛聽得一片喊聲報導：「宮外火起！」

刁虎吃了一驚，忙丟個眼色道：「張世兄陪著文先生，我們去看來。」說畢，刁虎、張賓等眾人一哄去了。這文正聽得火起，心中著急，也要走，張英一把攔住道：「寫了走不遲。」不防雁公子乘間闖進來道：「老爺，走了水了，還不走麼？」文正聽見就走。張英又攔，被雁公子一推，跌了一跤，喝道：「火燒進來了，還攔人麼？」抱著文正往黑處一溜煙去了。這張英大怒，爬起身來往外就趕，出來只見煙火連天，火勢猖狂。原來，雁公子先在灶下放火，後又在樓下放火，兩處齊燒，好不利害！張英見這般光景，也不趕人，便來救火。朝前一跑，撞了一跤，爬起來問是誰，乃是刁虎。

刁虎忙問：「文正寫了麼？」張英急道：「走了！走了！」刁虎道：「快快去趕！」張英道：「曉得。」忙上馬來市橋口趕，不表。

且言雁公子扶文正到黑處，忙道：「文老伯，快脫下上蓋衣服，與我穿了，上馬去罷！」文正依言改了裝，上馬前走。雁羽換了文正的衣裳，上馬後走出了莊門。只見烈焰滔天，好不利害！那些在莊的校尉官兵、軍民人等，一個個鬼哭神嚎，亂奔亂跑。不一時，合京城的六部九卿、文武百官，聽得太平莊走水，燒了娘娘的行宮，都蜂擁而來救火，齊奔到太平莊上。這裡文正乘間，縱馬走了。張英不曾提防，忙問時，只見火光中後面來的正是文正的模樣，張英又叫：「文先生那裡去？」雁公子故意不答，縱馬就衝了過去。張英大叫：「那裡走！」拍馬趕來，兩馬相並，伸手來抓。雁公子見他伸手來抓，乘勢順手一拳，「撲通」一聲把張英打下馬去了，然後把馬一夾，如飛而去。

這張英跌了個昏，爬起來，四面昏黑，不知文正到那裡去了，只得回莊救火。大小官員救了半會，才救熄了火、燒燬了三進多屋，傷損了無數的器皿、飾物。眾官俱辭去了。

刁虎會合包、張等家丁，一切人眾，查問如何起火，家丁俱回不知。刁虎氣道：「晦氣！晦氣！受了驚，又走了文正，明日還要入朝請罪。」張賓也只得辭別回衙。刁虎氣了一夜，次日五更上朝，不表。

且言文正、雁羽二人逃回家中，夫人、小姐接見，說了備細。文正道：「今後刁成越發仇恨，要設計來害了，不如告老回家，

不做此官，倒還安靜。」遂寫了本。次日央掌院說要告老，掌院道：「新修國史，翰院事多，豈容告老？」

文正再三說了兩次，掌院不允。文正大怒道：「我明日親自告奏便了！」正是：只因奸佞多當道，遂使忠良各棄官。

次日早朝，朝賀已畢，先是刁發帶子上朝，報上請罪。

天子道：「發工部修理，下次小心，恕卿無罪。」刁發父子謝恩下去。然後是文正上前，山呼已畢，呈上告老的本章。內監接上，天子觀看已畢，忙開金口問道：「觀卿不過五旬以外的年紀，為何就告老？」文正奏道：「臣因有一暗疾，不時舉發，恐不能再任王事，屍位素餐，捫心有愧，故敢告老。」天子沉吟，正欲准奏，只見班中閃出標本黃門官太平侯國舅刁發，向前奏道：「翰林院文正並無暗疾，年正服官，況目下新修國史，乃翰林院有事之時，何得假病告老？臣該標本，不得不奏，乞旨定奪。」天子聽了這言，便開金口道：「翰院有事，何得歸林？既言有疾，賜銀一千兩養病治事，毋得再奏，謝恩。」文正聽了，唬得不敢再言，只得謝恩。退出朝來，心中怏怏。正是：可欲歸閒安樂地，誰知仍在雁摩天。

且說那文翰林出朝，即到戶部領了賜銀一千兩，打道回衙。一路上，只見那軍民人等，三三五五，議論紛紛，圍在一處看告示，都有驚慌之色。文正心中疑惑，便向左右道：「打轎到面前一看。」只見朱標大字，一連兩張告示：頭一張是九門提督的，第二張是刑部大堂的，上寫著：「本月二□日，據太平莊報稱，夜靜有強人放火。現打傷公子張英，面貌可對。」後面畫了圖形，道：「報信者賞銀三百兩，捉拿者賞銀一千兩，收留者查出一同治罪。」文正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這分明是拿雁羽的了，倘若他們察出，怎生是好？」

正是：魂飛海外三千里，魄繞巫山□二峰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